

沧桑忆语

CANGSANGYIYU

柯 灵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I267
K392

沧桑忆语

C A N G S A N G Y I Y U

柯 灵 著
刘晓春 编

28
54

1267
K39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桑忆语/柯灵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ISBN 7-5399-2195-1

I. 沧... II. 柯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6124 号

书 名 沧桑忆语
著 者 柯 灵
责任编辑 汪修荣
责任校对 徐 非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7 万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195-1/I·2074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辑 一 故园梦忆

- 3 巷——龙山杂记之一
- 5 雨——龙山杂记之二
- 8 失群的红叶——龙山杂记之三
- 10 离开了秋千院落——龙山杂记之四
- 13 越王台畔——龙山杂记之五
- 16 望春——龙山杂记之六
- 18 岛国新秋——青岛印象之一
- 20 咖啡与海——青岛印象之二
- 22 魔窟——青岛印象之三
- 24 如此桃源——青岛印象之四
- 26 忆江楼
- 32 故园春
- 36 野渡
- 39 路亭
- 42 雨街小景
- 45 酒
- 49 秧歌
- 52 闸

Qian59/104

辑二 人间万象

- 59 遗事
- 64 长街
- 66 凭栏
- 68 窗下
- 70 鱼书
- 73 生涯
- 75 流离颂
- 77 车厢生活
- 80 狗难
- 82 夜行
- 85 西湖的风
- 87 浮尘
- 91 死城
- 93 罪恶之花
- 99 逆旅
- 102 晦明——一个新闻记者的手札

辑三 雪泥鸿爪

- 111 在西湖——抗战结束那一天
- 116 桐庐行
- 119 枫桥的梦
- 122 旅顺怀古
- 127 画意绵绵
- 133 绿色的“南美巴黎”
- 137 萨克森瑞士纪行
- 140 闹市的海鸥

辑 四 书生情结

- 145 自己的印象
147 碰壁
150 乡土情结
155 怀古之思
157 苏州拾梦记
162 古宅
166 一只雪天的麻雀
169 戏外看戏
176 嫦娥和后羿
178 蝴蝶姑娘
180 雪窗断想
182 神·鬼·人——戏场偶拾

辑 五 文人清议

- 193 龙年谈龙
197 铁像
198 观世偶得
199 鬼混哲学
200 文人与妓女
202 哀悯
203 中国的传统——双十节有感
205 春兴
207 债
209 名胜之国
211 人生快事
213 猎人与鹰犬

辑 六 名人肖像

- 217 文坛巨星的陨落——记鲁迅先生之丧
- 223 梅兰芳的一席谈
- 229 悼夏丏尊先生
- 231 乔峰老人
- 236 促膝闲话钟书君——为台湾《联合文学·钱钟书专辑》作
- 241 遥寄张爱玲
- 250 永恒的微笑——纪念陆蠡
- 253 伟大的寂寞——悼周木斋

辑 七 文字生涯

- 259 我的童年——为《少年读物》作
- 262 早熟的悲欢
- 265 文字生涯第一步
- 272 沧桑忆语
- 275 书的抒情
- 277 画好句点

辑 八 文章闲话

- 281 回看血泪相和流
- 291 《掠影集》序
- 293 供状——《晦明》代序
- 297 我们的声诉——《草原》发刊词
- 301 闲话与随笔——《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》序
- 304 百年寿与千岁忧——《刘海粟绘画作品集》序
- 307 编后记



辑 一

故园梦忆

巷

—— 龙山杂记之一

巷，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，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。

这种巷，常在江南的小城市中，有如古代的少女，躲在僻静的深闺，轻易不肯抛头露面。你要在这种城市里住久了，和它真正成了莫逆，你才有机会看见它，接触到它优娴贞静的风度。它不是乡村的陋巷，湫隘破败，泥泞坎坷，杂草乱生，两旁还排列着错落的粪缸。它也不是上海的里弄，鳞次栉比的人家，拥挤得喘不过气；小贩憧憧来往，黝黯的小门边，不时走出一些趿着拖鞋的女子，头发乱似临风飞舞的秋蓬，眼睛里网满红丝，脸上残留着隔夜的脂粉，懒洋洋地走到老虎灶上去提水。也不像北地的胡同，满目尘土，风起处刮着弥天的黄沙。

这种小巷，隔绝了市廛的红尘，却又不是乡村风味。它又深又长，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，要老半天才走完。它又这么曲折，你望着前面，好像已经堵塞了，可是走了过去，一转弯，依然是巷陌深深，而且更加幽静。那里常是悄悄的，寂寂的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你向巷中趑去，都如宁静的黄昏，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。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，斑斑驳驳的苔痕，墙上挂着一串串的藤萝，像古朴的屏风。墙里常是人家的后园，修竹森森，天籁细细；春来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，娉娉婷婷，从墙头摇曳红袖，向行人招手。走过几家墙门，都是紧紧地关着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因为那都是人家的后门。偶然躺着一只狗，但是决不会对你猜猜地狂吠。

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，只要你到巷里踟躅一会，心情就会如巷尾的古井，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，而不是阴森和肃杀。它闹中取静，别有天地，仍是人间。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，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账，一部兴衰史，可是重门叠户，讳莫如深，夕阳影里，野草闲花，燕子低飞，寻觅旧家。只是一片澄明如水的氛围，净化一切，使人忘忧。

你是否觉得工作太劳累了？我劝你工余之暇，常到小巷里走走，那是最好的将息，会使你消除疲劳，紧张的心弦得到调整。你如果有时情绪烦躁，心境悒郁，我劝你到小巷里负书行吟一阵，你一定会豁然开朗，怡然自得，物我两忘。你有爱人吗？我建议不要带了她去什么名园胜境，还是利用晨昏时节，到深巷中散散步。在那里，你们俩可以随意谈天，心贴得更近，在街上那种贪婪的睨视，恶意的斜觑，巷里是没有的；偶然呀的一声，墙门口显现出一个人影；又往往是深居简出的姑娘，看见你们，会娇羞地返身回避了。

巷，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，给人带来安全感；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，胜似皇家的阁道，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。

爱逐臭争利，锱铢必较的，请到长街闹市去；爱轻嘴薄舌，争论非的，请到茶馆酒楼去；爱锣鼓钲镗，管弦嗷嘈的，请到歌台剧院去；爱宁静淡泊，沉思默想的，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！

一九三〇年秋

雨

—— 龙山杂记之二

一年来的流光，全埋在尘嚣里奔走，往日澄明的心境，似乎也沉浊了许多。

秋光已经老去，院前的桐叶都飘尽了。近来冷雨缠绵，每一次坐着黄包车出行，在油漆篷布的包围里，静听雨声潇潇，如打残荷，怅触无端，便不觉油然而起。

在一般的意念中，雨天总是可憎的。晴空朗日，持续到几个月也不觉得什么，而苦雨连朝却就能招人嫌厌。也有人以达者的心情，说没有雨天阴沉，怎显得晴天爽朗！但这已经是退一步作想了，实则阴阴的天气，也正不乏讨人喜欢处。

不知是什么因缘，我向来对雨有好感。记得我童年时代就喜欢雨，那时我在乡间小学读书，一遇到阴沉天气，就觉得兴奋，老早背了书包，撑着伞上学去。有时雨太大了，母亲劝我告一天假，但我总不愿意。——乡间风雨飘摇的时候，小学生多数是逃学的，照常到校的往往只有少数不约而同来的顽皮孩子。因为人数太少，学校就无形停课，先生照例关照一声“自修功课”以后，顾自己躲到寝室里去。于是我们便活跃起来，开始把教室里的课桌椅挪开，循着屋子四面环叠，在这桌椅的堡垒中，捉迷藏、翻九楼……什么新奇的游戏都会想出来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又发明了一种我们称为“推潮头”的新游戏。在教室后面，原有个狭长的天井，久雨之后，积水成塘，阶石的隙缝里，常有许多红色的小毛蟹爬出来。我们起先是脱了鞋袜，涉

水捉蟹；后来又异想天开，把门板横放在天井的一端，用三四个人，每人拿一根球杆，一头抵住门框，一头抵住自己的肩膀，一声呼啸，协力把门板向前推去，直推到天井的另一端，抢步逃上阶沿，积水受门板推挤，突然高涨，汹汹然向前涌去，到天井的尽头，在墙上轰然一击，浪花四散，又卷簾似的汹汹然涌回，这一瞬间，真有点像在钱塘江畔看撼动山岳的秋潮！

自从发明了“推潮头”，我们凑着机会就常常兴高采烈地扮演“弄潮儿”。有一次，约莫是深秋时候，冷雨横飞之中，我们竟脱尽鞋袜，卸了上衣，赤膊冒雨推波作浪。玩得正起劲，老师忽然来了，一见这情形，不觉惊瞪了眼睛；但一念之间，竟忍不住哑然失笑。这一笑松弛了我们紧张的心弦，在笑声哗然中，赶紧披起衣服，向教室里窜去。

离开了学校，这种心情与机会便不复再有。但犹忆有一年的暑假当中，住在家乡，还和一个儿时的同学，常趁彤云密集、骤雨欲来之顷，跑到南山麓下的路亭里去听雨声，直要到雨过天晴，才踏着湿痕斑斑的石板路跑回来。

三年前，我开始挑上生活的担子，常常安步当车，早出晚归。遇到天雨，手里多了一把伞，冒着雨，踏上曲曲的田径，四野的寂静似乎把空气凝成了固体，平时瞭望不到的狭獾湖，在前村的绿树梢头浮起小片白光，隐约可见。那时我似乎还不以雨中跋涉为苦，雨丝湿了衣裳，还往往怀着微妙的心情，兀立在花浦桥上，俯瞰潺潺的流水，和水面无数圆圈四面连续的图案。前年秋天，旅居浔阳江畔，在那孤立江边的小楼一角，更觉得雨声的亲切。每当烟雨濛濛，轻纱似的笼住一切，遥望对面青山，淡极欲无；悠悠坐对，也往往历二三小时。然而如今又是如何？期望童心的来复，固是梦想；即是要唤回一二年前洒脱的心情，也已不可复得了。

日来苦雨，每天外出奔走，忙忙碌碌，较远的地方还不得不借重人力车代步；一到晚上，在房子里静定下来，只见满地脚印，湿漉

漉地惹人不快。同时一股冷气直从足尖上升，原来是穿了底的皮鞋，吸收了足够的水分。脱了鞋，白袜上满是黄色水痕，一缕轻烟，正幽幽散发，宛如楚云出岫，要带着它们的主人羽化而登仙。无奈世味如荼，尘俗萦心，如置身轭下，我再也飞不起来。

阴晴风雨，发乎自然，各有丰姿。如果营营扰扰的人生，只为了一身温饱，那真是太辜负造化丰富的供养了。

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

失群的红叶

—— 龙山杂记之三

该有两个多月了，那时霜华初降，梧桐还未落净。一个孩子到我房里来，手里握着一束红叶，临走时送了我两片，还告诉我这是从龙山上五中师范的后园里采来的。

我欣然，把红叶托在手心，细细地鉴赏。这是一种枫类植物，叶子像玲珑的手掌，分成七瓣，纤细的叶茎，匀称的脉络，叶缘有整齐的锯齿，精致得像最细致的工笔画。颜色似殷似赭，红得惹人怜爱。我把玩许久，珍重地放在书桌上的白瓷小盘中，聊当案头清供。

过不了几天，红叶褪了色，不经意地萎谢了。我怅然，这么美的东西，不想生命这样短促，真的是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琉璃易破彩云散”？我若有所失，心里虚飘飘的没有着落。于是我爬上龙山，跑到五中师范后园。园在半山，视野宽旷，园里百卉零落，秋意沁人。在山坡高处，找到了那棵红树，只见它独立擎天，满树离离，喷朱喧赤，似要烧起漫山的野火，在满眼萧索中，特别引人注目。但树根四周，也飘落了不少叶子。我徘徊树下，流连忘返，最后拾了许多落叶回来，仔细地夹在书本里。

三天以后，我翻书检点，叶子还是枯了，失却了光泽，但不曾皱缩，比那白瓷盘里憔悴支离的一双好得多。我忽发遐想，试图以人力挽回自然，找来水彩颜料，在失色的红叶上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，乍一看去，居然红艳如生，能够以假乱真了。我索性妄想巧夺天工，在玻璃窗上贴上淡青透明的绸纹纸，再把落叶参差错落地粘

在纸上,构成一幅当窗迎风纷披的幻境。我怡然,坐在窗前,不觉一时莞尔自得。

从此窗上的红叶,成了我朝夕相亲的伴侣。每天清早,醒来撩开帐子,只见晨光熹微,这些红叶的剪影,就会投入我惺忪的双眼,向我道早安。有时深夜凄清,从外面奔波回来,满屋静悄无声,却有那晕黄的灯光,把红叶的素影投射窗外,似对我含笑相迎,我亲切地进了屋,如倦鸟归林,打叠起浮浪的心情,恬然上床寻梦。

而今风雪连天,早到了凜冽的严冬。有一天黄昏,我兀坐窗前,面对伴我岑寂的红叶,忽然想起那后园的红树,便信步走去,作即兴的拜访。谁知那如火如荼、盛极一时的树冠,已经凋零殆尽,只剩得空枝濯濯,横斜地对着沉闷的寒空。树根四周,都是萎黄的枯草,落叶已片影无存。只是近处有一堆雪白的寒灰,其中留着残红点点,是些未烬的碎叶。想是园丁把落叶扫到一处,点把火烧了,好待来年化作春泥,给那峥嵘的老红树添点肥料。

回到屋里,依然在窗前兀坐,对着窗上的红叶,我惘然。如果红叶有知,听到同伴的消息,想到自己的遭遇,它们对我是抱怨,还是感激?它们既从土里来,自应回到土里去,它们偶然的失群,装饰了我这陋室的小窗,该是它们不幸,至少是委屈。——我终于感到歉然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

离开了秋千院落

—— 龙山杂记之四

离开秋千院落，已经三个月了。这一晌对那小院的旧情，重新温念不已。

客寓龙山，屈指于今，正好半年。初来的三个月，都寄住在山麓的秋千院落。那是一排三间的平房，我占用了其中的一间，其他两间都空着。虽然室小如舟，可是粉墙黑瓦，明窗净几，极富清趣。南窗靠着小天井，偶尔能听到墙外巷里小贩的叫卖声；北窗面对龙山，门前有一个深深的院落，一双高耸的梧桐，枝枝叶叶，郁郁苍苍。就在那两株桐树的主干上，钉上一根横木，并挂着两架小小的秋千。四周的女贞剪得整整齐齐，仿佛围着矮墙，院中随意点缀些花木。我事先曾来看过一次房子，一眼就看中了那清幽的院落，雅洁的居室，不久就带了几本旧书，一只破箱，搬到这秋千院落来了。

人的心理尽是矛盾，既爱静，又爱闹，静极思闹，闹极思静。初到龙山，正当消尽长夏，西风初度江南。我第一天迁入新居，略作安顿，悠然独坐，阶前的梧桐隔窗投绿，天气新凉，只觉得心境恬适，俗虑全消，心想一年来的簸迁动荡，可以从此结束，安下心来，做一点爱好的工作了。谁知没过几天，就产生了异感。原来这里白天很少整段的安宁，刚刚凝神一志，忽然响起一阵铃声，院子里就顿时热闹起来，大群的小天使，有如从天而降，荡秋千，滚铁环，拍皮球，踢毽子，喧嚣笑闹，不可开交。忽然又一阵铃声，夹着杂沓的脚步声，才又安静下来。但不过二三十分钟，铃声又响了，小天使又降临了。整天的时间，就这样被切成碎片，忽静忽闹，忽闹忽